

新鄉土
小說
三部曲

玄武



凸凹
著

下
册

最堪回味的乡土原生态

农村五十年全景描绘

时代脉搏的诗意捕捉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014013006

1247.5

3635

V2

玄武

新
編
三
部
曲

凸凹
著

下
册



I247.5

3635

V2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北航

C17000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武 / 凸凹著.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4.1

(新乡土小说三部曲)

ISBN 978-7-5477-0979-5

I. ①玄… II. ①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3578号

玄武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编: 100005

电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网址: www.beijingtongxin.com

印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23

字数: 550千字

定价: 48.00元(上下册)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龟蛇交尾	001
第二章	撕扯他们的心肝肺	008
第三章	醉鬼子	028
第四章	枯萎之花	055
第五章	岭西情事	072
第六章	拒马河的鱼虾	106
第七章	大雨落幽燕	131
第八章	哑巴牲口	161
第九章	钝刀子刺肉	188
第十章	灭顶之灾	211
第十一章	温柔的老茧	254

第十二章 没心没肺的幸福 284

第十三章 浑身长毛的蒜白子 328

下册

第十四章 自家人两家话 355

第十五章 污浊的水潭 395

第十六章 饮鸩止渴 427

第十七章 最突兀的沙子 462

第十八章 纯属刁民 496

第十九章 仇恨的光亮 547

第二十章 好日子就要来了 599

第二十一章 乡村里的城市 648

尾声 706

跋 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 722

第十四章

自家人两家话

万援朝越来越虚弱了。

这一点，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面色白皙，身形丰润；但家里人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整天昏睡，气息奄奄。

玄武村终于搞二轮承包了。但龙二成仍然没有得到土地。村里的理由很充分：这次，是按照上边的部署，把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搞集约经营。甭说他一个半截人，即便是比他健全的人，如果没有大面积土地的经营水平，也是没有承包资格的。

自然，万明全一家也不再拥有土地。因为玄武村不设集体农场，不再进行具体的农业生产，而是进行管理，所以，再代为经营他们家的那一小块土地，便有许多现实困难。基于这种特殊情况，经请示乡政府同意，一次性地给了他们家一笔补贴，算是变相买断了。

虽然无地可种了，但不少人还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兴奋——终于解脱了土地的束缚，啥高价种子、高价化肥，啥农机费、水电费，啥公粮、提

留、农业税，谁种地谁交去吧，咱不再为那几块土坷垃劳神费力了，咱想干点儿啥就干点儿啥了！

青壮劳力纷纷出外打工去了，虽然也有几分不安，但就像小鸟第一次飞出笼子一样，喜悦大于忐忑。

“真是一帮傻子，等你们纳过闷儿来，哭都来不及哩。”在一个角落里，龙二成莫名其妙地说。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他对王立平有刻骨铭心的仇恨。

万明全约龙二成一起喝酒，他心中愁肠百结。

万援朝每日醒来的次数越少，他的心情越沉重。他面临着人去财空的险境，但是他觉得，越是这样，他越是要破财请客——没有街坊邻居的理解、同情和关照，将来的日子岂不更凄惶？他觉得必须先请龙二成。龙二成的悲惨处境，赢得了街坊邻居的深刻同情，他是自己与街坊邻居之间的一座桥。

“老万头儿，今天你咋老爷儿从西边出来了，也舍得出血了？”

“咱啥时候不舍得过？只是脾气不好，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这倒是像你——你这个人跟我一样：人家越是让你咋着，你越是不咋着；人家越是不让你咋着，你越是偏要咋着。”

“龙二成，你倒是挺会转，说的是那么回事儿。”

几杯酒，几句话，两人之间就变得很近乎，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芥蒂似的。

“老万头儿，你们家援朝弄得真是惨，守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竟人事不知。还不如我，咱虽然只剩下半截身子，但坐在大街上，公的母的还能看得清——能够看得清的日子才算是日子哩。”

“二成，你这个人倒是想得开，媳妇儿都跟你离了，你还没事人儿似

的。”

“你能怨人家媳妇儿吗？你不能给人家挣钱还是小事儿，关键是你连炕上的活计都做不利落了，人家干啥偏要守着你？你以为你是皇上咋着？所以，这烙饼得翻个儿。”

“都说你浑，你这不是一点儿都不浑吗？”

“咳，人家要成心糟改你，你能说得清楚吗？尤其是像王立平这样的人，他要是瞧着谁不对付，他会把你的不是从没有，从小说大，直到让旁人信以为真。”

“在这方面，他王立平真算得上是个能人。”

“你别说能人这个词儿，一提到能人这个词儿我就来气。”

“为啥？”

“为啥？”龙二成说，“王立平是咋起家的，你还不清楚？他老爹王凤琨造反造出一派势力，使他从小就觉得比别人强，就养成了一个转轴子脑袋。所以，邓小平一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他稍一觉得不得烟儿抽，就很快转向搞个体了，拉个乡村建筑队，发了不小的一笔财，这是当时一般人做不到的。他一有了钱，就翻回来掺和村里的事儿。因为承包村里亏损的砖厂，扭亏为盈，给村里挣了点儿钱，说话就占分量了，被村干部奉为能人。正好乡里搞鸡巴啥‘能人治村’，便被树了典型，当了村长。一当了村长可就不得了了，从他老爹那儿遗传下来的政治细胞就起了作用，变得很会耍手腕儿，官面上冠冕堂皇，私下里毒狠阴损——反对过他的人有几个落下了好？人家罗贯廷是个有心人，你鸡巴不是能吗？咱小肚子搬家——离你鸡巴远远的。他表面上嚷嚷村干部不能办企业，很有姿态地跟砖厂脱了钩，其实还不是一个假集体？清理了半天假集体，人家不照样拿着盆子接银子，人家有能力让乡里领导围着他转。”

“你说得一点儿都不假。”万明全有切身体会。

“搞啥‘能人治村’？那个能人要真是好人，老百姓当然会跟着享福；那个能人要是恶人，能耐越大，老百姓越遭殃！可是，现在所说的能人，有几个是正经人？咱说得一点儿都不绝对。不然你就拿着二两线到各处纺纺（访）。 ”

“这还用纺（访）？明摆着哩。”

“返回来咱说这土地二轮承包，上边明明有规定，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逐渐向种田能手转移，可乡里愣作为硬性的政治任务往下推，还不给王立平这样的人整你的口实？他本来就想杀人，借刀杀人的把戏，他咋会不乐意玩儿呢？”

“二成，有一样咱不明白，你跑出租的时候，不是看不起种地吗，现在你咋突然想着要地了？”

“那时咱的确有点儿狂妄，也是跟王立平较劲。现在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咱既然没能力挣现钱了，还是身后有几亩地牢靠；只要有地，咱即使是没钱买粮食吃，也饿不死哩。”

“这倒是一句实在话。现在的乡下人，我总觉得过得虚空，本来是庄稼人，却要向城里人那样过日子，啥啥都靠买——城里人有工资，咱乡下人又有啥进钱的道儿？”

“咱真想有几亩地啊！有了地，咱挪着屁股也能把种子耪到地里去，靠老天下的雨，也能收几斗麦子。就咱这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的主儿，有了那几斗麦子，咱还发啥愁？”

“既然是这样，你是得想点儿办法。”

“想啥办法？”

“乡里咱说不进话儿，还不兴到县里？县委翁书记那个人是个好人，他心疼咱这号儿人。”

“咱才不跟你学呢，大热天地跪在那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看，像看耍猴儿似的。”

“你是没那个胆量。”

“屁！咱要是往县委门口一坐，比你招人儿，比你分量。你想啊，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人，不更惹人同情？但就是因为这个，我绝不能去！我这个人命比纸薄心比天高，最怕人家可怜。被别人可怜的滋味，比死都难受！”

“那你就这样擎着^❶？”

“能咋办？就跟着感觉走吧。等有一天实在想不开了，就弄一包炸药，把丫挺的连窝端了！”

万明全听了这话，心里倏地生出一股凉气，顺着脖颈子，一直爬到头发梢。

龙二成好像喝高了，脸膛紫胀着，眼睛鼓得像是快要蹦出来。

“二成，我看咱们今天就甭再喝了，喝多了伤身。”

“老万头儿，你咋这么抠哩，好不容易请顿酒，还不管够。”

就只好喝。

“老万头儿，我知道你现在挺没人缘儿的。人们眼红你的那俩钱儿是不假，关键是人家王立平会挑拨。”

“那么，王立平的话你也信？”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在生你的气。”

“生我啥气？”

“你也是过来的人了，人情世故你啥不懂？你明明知道这人都是气人

❶ 擎着：坐等，忍耐，承受。

有笑人无的主儿，你干啥不装装样子表示表示？咱还提醒过你，你瞧你那表情，好像咱要咋着你似的。你是拿着窝头不当干粮，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结果咋样？让人家王立平钻了空子。”

万明全难为情地笑笑，说：“咱哪儿有人家王立平那个转轴子脑袋，咱啥事儿都想得简单哩。”

“这倒是，咱要不是想得简单，也不会成了半截人。”

两个人便怀着相同的悲愤尽情地喝酒。喝到最后，龙二成主动说道：“老万头儿，咱不喝了。”

“那好，咱以后就经常地在一起坐会儿，酒不酒的放在其次，一起说点儿啥，心里痛快。”

看着万明全要起身的样子，龙二成摆了摆手，“老万头儿，你先别走，”他说，“老万头儿，求你陪陪我——自从咱成了一个半截人，就落下了一个毛病，只要酒一喝多点儿，就全身麻木，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厉害的时候，气儿都喘不上来，要没人陪着说话儿，非得憋死不可。咱还年轻，还不想死。”

听了这话，万明全辛酸难耐，含着眼泪叫了一声“二成”，便一屁股坐在了龙二成身边。

援朝他再凄惶，还有个小翠在身边陪着；可是，这个死要面子的二成身边，却一个人毛儿都没有哩！

白石渣就是白石渣，白米饭就是白米饭。这个诡道的罗贯廷！

“旺儿，咱玄武村土地朝种田能手转移了，你知道不知道？”

旺儿一愣，朝王立平笑笑，说：“听说了。”

“你知道这里的意思是啥？”王立平接着问。

“不知道。”

“说白了，就是要成立私人农场。”

“那别的人咋办？”

“不咋办，他们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你没看见，许多地块都荒鸡巴的了。”

旺儿心里说，哪个农民不会种地？又有哪个农民不愿意种地？咱小山沟里那几亩瘦瘦的山地，咱还稀罕得要死呢，更何况这一马平川的风水宝地？是你们加在人家身上的负担太重，种不起哩。但嘴上却说：“他们不种地，吃啥？”

“吃啥？你放心，他们不会等着挨饿的。你没看见他们撒了欢儿似的都出去打工了，他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

旺儿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盼着这一天？我才不相信呢。咱家的地，要不是被人祸害了，我才不再回到你这儿哩。可嘴上却说：“既然是这样，还是农场好，这地横竖得有人种哩。”

“当然是农场好，再交公粮的时候，省得我舍脸扒皮地到各户去催了。你知道收公粮的时候可有多难？一遇到市场粮价比公粮高，你不拿出点儿还乡团的派头哪个肯交？嘻嘻，大前年咱就还乡团了一回哩。咱歪扛着帽子往台上一站，说，老少爷们儿听着，村长是个啥玩意儿？要是放在过去，就是腰里掖着狗牌撸子的还乡团团长，最不济也是个挎着盒子枪的伪保长，那是没人敢惹的大爷！现在虽然不挎枪了，但是你惹一惹试试！所以，该交公粮你就乖乖地交，别惹火了我——伪大村长收公粮，谁不交公粮我操他娘！公粮虽然收上来了，但窝囊气也受了不少，何苦呢，又不是咱家里的事儿。”

旺儿也笑了起来。这个王村长，动不动就实在一回——上次在门房里实在得让人害怕，这次又实在得可笑。谁不知道老百姓在背后就是管现在

的村干部叫还乡团和伪保长？他自己反而还当笑话说。嘻嘻。

“你笑个啥？旺儿，你知道我叫你来干啥？”

“干啥？”

“我给你个农场场长当当。”

“就我？”

“对，就是你。”

旺儿惊呆了。

王立平瞥了他一眼，说：“操，到底是小地方的，能经住个啥，别他娘的犯愣了，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

王立平告诉他——

别他娘的小看这个农场，在农村，土地是最大的资源，农场跟企业一样也是一种产业，有丰厚的利润在它后边。而且，跟企业比，它有不败的利润。咱村里的磁带盒卖不出去了，磁带盒厂就垮了；可是地里的麦子却从来没有听说卖不出去过——为啥年年喊卖粮难卖粮难，可是年年还照种不误？所以，这个便宜，不能全让外人占了去。我在村里成立了三个农场，两个农场让所谓的种田能手经营，剩下的一个就应该是我王立平的。可是这个场长让谁当呢？我琢磨了好长时间了。愁死了。嘻嘻，最后想到了你，你他娘的还真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你跟我沾亲不带故，是个外人，而且还是个外乡人，在别人的眼里就透着公平，而且是绝对的公平。嘻嘻，我还真得感谢我那妹子，她的身子没白让你日捂。说来说去，你还是咱的人；说来说去，肥水还是不流外人田。嘻嘻。

这个王村长还是个人吗？猴儿精，鬼精，这样的称呼放在他身上都显得不般配了。

京西人就是厉害！不然咋会从这地界儿挖出了“北京猿人”，成了人

类的祖先？

“这个场长咱真的当不了，咱只会抡锄把子，哪里懂经营？那么大块的耕地放在咱手里，还不都鸡巴的荒喽。”他被吓得脸上的汗哗然而雨。实际上，一种老实人的本能使他不愿意当人家手上的棋子。

“这有啥难的？我给你买上几台农机，包括链轨式拖拉机、胶轮式旋耕犁、定点式播种机和联合式收割机，再给你配上几个懂行的人，你要做的，就是在一旁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动动嘴儿。”

“动嘴儿的事儿咱也不成，咱从小就拙嘴笨腮的，一遇见大阵势，连话都不会说哩。”

“不是还有我呢吗，我背后教你。”

“咱连学话的本事也没有哩。”

“你他娘的是在耍滑头！”

“咱不敢。”

“黄花儿大姑娘的身子好不好？”

“村长，咱别说这个好不好？”

“不说这个说啥？你以为你是谁，咱妹子的身子就能白让你日捂？咱早就跟你说过，让你识趣点儿，你咋这么不识趣？这个场长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一切由不得你哩！”

一个外地农民，一个稀里糊涂就寄人篱下的人，他已经无话可说。

一个虚弱的人，他哪儿曾有过说话的权利？

旺儿的脸不停地抽搐着。

王立平很快又堆出了笑容：“旺儿，咱心平气和地说，你不为我着想，不为秀珍着想，就为自己着想，这个场长你也应该当哩。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你大老远地出来混世界，咋也得混出

点儿人样儿啊！恐怕不能一辈子给人家当门房吧？现在都讲究机遇是不？别人挖空了心思都寻找不到的机遇就摆在你面前，你干啥不赶紧抓住？你脑子有病咋着？兄弟，咱好歹也是条汉子，要长点儿出息。”

“二成，你现在觉得咋样？”万明全关切地问道。

龙二成点点头：“好多了，身上的关节能动了。”

“那好，咱就回吧，人家饭店要关门了。”

龙二成把双臂艰难地撑在机凳上，捣出囊囊的两声闷响，可是人还待在原地不动。他难为情地冲万明全摇摇头。

“我到街上给你叫辆三轮来。”

“老万头儿，你别惹我生气。”

万明全没有听他的话，兀自走出门去。走出不远，便听到身后有重重的敲击地面的声音，像一种不可压抑的愤怒。

他不禁回过头去。龙二成决绝地朝前挪着。

他不忍心伤害他，只好又趔了回去。

旺儿现在新添了一个毛病：一个苦力的身子却像富人一样天天失眠。

王秀珍对他说：“旺儿，跟我去一下紫燕时装店。”

“去那个地方干啥？”他不解地问。

“大前几个，我进城扯了两块布料，给你做两身儿西服。”

到了时装店，王秀珍才把布料从手提包里拿出来。旺儿一看，是正经的毛料，一块是黑，一块是蓝。

他劈头就问：“这得多少钱？”由于声音放得过于响亮，引得时装店

的女老板不停地看他们。

王秀珍低声说：“别问这问那的，好像咱啥都没见过似的，让人家笑话。”

“本来就没见过吗！”旺儿的声音还是那么大。

王秀珍便只好苦笑了一下，拿着布料径直朝着女老板走去。那个女老板与王秀珍早就认识，问：“秀珍，小伙子是不是你的对象？”

“嗯。”

“人长得挺帅。”

“就是不要样儿。”

“真是难得。”

“说来也是。”

“哟，你这可是正经的好料子，新进口的希尔登呢，一米少说也得八百块，是不是秀珍？”

王秀珍向她使了个眼色，朝旺儿努一努嘴，俩人笑成一团。

两个人的交谈声音虽然压得很低，旺儿却一字不漏地听进耳朵里。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一米布料就八百块，哪儿如吃进嘴里哩？

量身材的时候，旺儿很窘迫，因为那个女老板离得他太近，浓烈的脂粉味儿熏得他不敢张嘴。收尺子的时候，还故意在他的肩膀上捏了几下，笑着说：“秀珍，你可别吃醋，这副肩膀长得可真周正，天生一个衣服架子。”

这里的女人可真放得开，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好像也是老相好似的，啥习气哩。旺儿心里说。

“做啥款式的？”女老板问。

“不开气儿的那种。”王秀珍说。

“你倒挺会追时髦。”

“瞧你说的，嘻嘻。”

出了时装店，旺儿也不理睬王秀珍，兀自朝前走。王秀珍好不容易才追上他：“你咋生气了？”

“那个娘儿们真不地道，连认识都不认识就瞎捏。”

王秀珍笑弯了腰，说：“为这你生的哪门子气，又不是冲着你。”

“咋不是冲咱？”旺儿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咕哝道。

很长时间不回家了，可是一到了家门口，腿竟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动步了，索性就坐在了身边的一块石头上。那是挺大的一块鹅卵石。由于被坐得时间久了，上边都留下了两个深深的臀窝。旺儿一坐上去，又有了从前的心境，屁股底下像扎了根。

毛品英出来倒脏水，头也不抬一下，就泼了出去，正好泼到了旺儿的头上。他便失声地叫了一声。

毛品英吃了一惊：“啊，是孩子她爹呀，你干啥不进屋哩？”

旺儿抹着头上往下滴的水，嘿嘿地傻笑着。是呀，我干啥不进屋哩？在心里，他也问了自己一句。

进了屋，毛品英还没有从纳闷中回过味儿来，不禁埋怨了一句：“这么久没回家了，你可真沉得住气！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们娘儿俩？”

旺儿依然是嘿嘿地笑，下意识地回避着毛品英垂询的眼神。他心里愧呀，咋也掩饰不来哩。他撂下手中的挎包，说：“我去给你挑水。”

“满着哩。”毛品英说。

他们家的那只大号儿的水缸，的确满着。媳妇就是勤快，家里只有两口人，也不让水缸空下去。